

■重阳节特稿



# 重阳节的问候

□金鹤 文/图

参加工作十几年，每到过节，单位的工会就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我们职工自愿参加。给我印象最深，也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九月九的重阳节，也叫老人节。每到这个节日，我都会第一个报名参加单位组织的上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的活动。

在重阳节前的一个星期左右，单位工会都会在单位门口做宣传工作。刚到这个单位时，我还很奇怪，以前的单位每到重阳节都是组织职工爬山赏秋景，这个单位怎么会去敬老院呢？

当我带着困惑和同事们到敬老院时，所有的谜底全解开了。单位为敬老院的老人购买了很

多的水果和米面油，大伙儿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唱歌、聊天。老人们一看这么多人来看他们可高兴了，有的老人会拉着我们的手流眼泪，从聊天中知道这些老人辛辛苦苦的工作一辈子了，因为没有孩子只能到敬老院来安度自己的晚年。没有亲人陪伴的老年人，心里没有了精神寄托，非常的孤寂。从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当中，我了解到他们多么渴望自己的亲人能陪伴在他们的身边，陪他们说说话。

老人们都非常慈祥可爱，也总爱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说他们的人生体会，老人们总和我说：“人的一生，年轻时最好过，匆匆

忙忙赶路、上班、培养孩子，可人老了，却感觉身体由不得自己内心操控了，跑不动了，跳不动了，吃不香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年轻时拥有的每一天，不要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小事折磨自己的内心，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都会过去。”

从敬老院回来，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也能深刻体会到，我们单位的工会为什么重阳节让我们到敬老院来做义工，是让我们学会更好地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每个人都会老去，尊老、敬老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学会传递爱的力量，每年的重阳节值得期待！

## 陪着老妈过重阳

□王丽华 文/图

去年的重阳节，我带上相机、水壶，与二哥相邀，陪着老妈寻找她70多年前生活的老屋、儿时游玩的记忆。母亲小时候就住在青砖小瓦的洋房子里，那时候姥爷做药材生意，时常上海、青岛两地跑，母亲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穿旗袍，戴首饰、出门打洋伞……小时候的这些美好记忆时常在母亲的嘴边提起，这次带母亲出门的目的就是要带她看看自己小时候走过的青石路、住过青瓦房，让她重温儿时那段久远的美好。

70多年的岁月时光，过去有棱角的青石板路，经历过岁月的沧桑与人行马踏已变得光滑与不平整，青砖瓦房也历经几次的修建变得有些许的陌生。这条东西相通的石板路上，南北瓦房相对，越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已为自己烙上了古街、古建筑的标志。搀着母亲一路走过来，听着她兴奋地直呼：“找到了、找到了，这里就是我家。小时候我总在门口的屋檐下玩耍。”只是



儿时住过的砖洋房早已变换了主人，现在的厅堂屋内已从中间隔离成了两家的商铺门面。

重新回到童年的记忆，历历在目的情景再现脑海，80多岁的母亲很是兴奋，手指对面说，“这是‘东门里’，那是‘轱辘把’街，‘棉花街’去哪里了呢？”

母亲老了，渴求的并不多，只希望儿女们平安，记得常回家看看就足以。但是作为子女，却不能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也不要以自己太忙、没时间为借口忽略了老人的期盼，就是再忙每日也会有打个电话的时间，再忙也能抽出一点时间回家看看，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逛逛街。让亲情与爱的温暖填满心房，让这份感恩的亲情围绕在家的四方。老妈健康、快乐、长寿，就是我们永远的快乐时光。



老屋



新房

## 翻建老房敬母亲

□黄宇辉 文/图

老家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父母省吃俭用、一砖一瓦建成的，五间瓦房融入了父母一生的心血。那个时候，我们村的老老少少很是羡慕，因为房子在结构上和外观上较原来的纯土坯老房子做了很大的改善，青砖柱子、水泥墙裙，就连台阶也用条石垒成，直到现在仍记得我的小脚奶奶曾自豪地用她的小脚在条石台阶上踱来踱去的样子，因为当时在我们村子方圆十多里地都很少有这样的房子。

后来我考上大学，又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工作并安了家，几次想接父母过来和我一起住，都被父母以种种借口婉言拒绝了，诸如家里人少地多、路途遥远、城里住着不习惯、听不懂我所在地方人的讲话等。再后来，父亲去世了，剩下母亲孤身一人，我又产生把母亲接来的念头，可母亲还是执拗不肯，说啥也不来，非得住在她与我父亲生活大半辈子与养育我们兄妹的老房子。

今年仲夏时节，我回了一趟老家。当我看到历经整整三十个春秋的房子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昔日曾光鲜的房子已被左邻右舍的房子比得极为寒碜，邻居

们都把房子盖得像宫殿似的，外贴瓷砖，内设洗浴，房子从地面到顶盖都是水泥结构，没有点泥土渣，而自己常年在外，没有对老房子进行翻建，房子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上，而且斑驳的墙皮到处有着脱落的印痕。

于是，我产生了为母亲翻建新房的念头。当我把想法对母亲说后，母亲极力反对，“我现在都七十多岁了，黄土已经埋在脖子根了，盖了房子你又不回家住，这不是白白浪费钱哩？”后来在两个妹妹地耐心说服下，母亲才勉强答应了，前提是不要过大投资，不要装修，够她一个人住就行。

我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设计房间布局，把翻建房屋的资金寄给老家的表弟，让他张罗。从九月上旬动工，不到一个月时间，终于赶到国庆节前竣工。后来和母亲通话时，我问母亲建成的新房怎么样？母亲用纯正的陕西关中家乡话在电话里对我说：“新房子美得很！嫌咋咧！”

百善孝为先，这也算作在今年重阳节前，我们兄妹孝敬母亲、对母亲晚年生活一份厚重的礼物吧！



## 为母亲剪指甲

□冯炜 文/图

火车到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漆黑的夜空飘起了蒙蒙细雨。好在车站离家很近，我提着行李匆匆往家赶，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地就听到母亲呼喊着我的乳名。夜色中，母亲站在大门口，一手打着伞，一手拿着手电。我大声回应，搀扶着母亲回家。

母亲今年85岁，身体大不如前，可她依然很努力地劳动。父亲去世后，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执意自己居住在老房子里。她在自家的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种上南瓜、丝瓜和许多太阳花。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拉着我们一起细数瓜藤下的累累硕果，然后采摘下新鲜的菜蔬为我们做一顿好吃的南瓜饼、丝瓜炒蛋。母亲不识几个字，她一生辛苦劳作，却让我们懂得：光阴不是用来消磨的，而是用来开花结果的。

前些日子，母亲总喊脚疼，我带她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母亲右脚的大脚趾又红又肿。原来，老年人的指甲变厚，自己剪指甲

时，指甲盖的边缘剪得不利落，残余的尖锐指甲深深扎进了肉里。母亲患有糖尿病，即使是一个小伤口也很容易溃烂。

这次回家，我特意准备了一只指甲剪。为母亲洗好脚，我把母亲的双脚轻轻放在我的腿上。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把我的双脚放到她的怀里、身上，为我剪指甲。如今，我与母亲的角色互换了。世间的爱，就这样温情地轮回着。

母亲的双脚长满了厚厚的老茧，为把我们姐弟四人抚育成人，母亲不知走过多少崎岖的路。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经常半夜发高烧，母亲就背着我一路小跑去医院。可眼前的母亲，头发已经雪白，脸上的皱纹纵横沧桑，我不禁鼻子一酸，最爱我的那个人竟然老了，走路也吃力了。现在，我能够做的，就是珍惜每一次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为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手中的指甲剪“咔咔”响，它是在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